

里

乘

里藥卷四目次

姮兒

附錄宮娃歌

節婦吟

佳人

某太史鬼求代

柯壽鞠

伊莘農相國言

圓光二則

楚北王某

愛兒

變驛馬

廚媼

元壇

邑人某甲

秦氏婦

某媼

吳明府

陳司馬

林遠村方伯

浙江學使署狐

里藥卷四

桐城 許奉恩 熟憑

姁兒

明季東越尙書某公年六十乞休歸築適園於鑑湖之濱亭臺池沼與平泉綠野比勝有女素嫻以中秋生小字姁兒姿妍性慧公所鍾愛垂髫自課讀書通曉翰墨惟選壻綦苛故及笄猶未字也同里奚生本舊家子成童有聲庠序幼失怙恃而家甚貧寄居孀妗家聊藉筆耕餬口適園花木極盛每春花開公必招客醺飲賦詩

爲樂知名之士靡不畢至嘗賦白牡丹詩惟生四首稱
最中有四聯云最好文章惟本色是真富貴不繁華美
人原不須修飾名士由來要率真宜主淡粧脂不澆太
真新浴玉偏溫風暖賦融瑤島雪月明濃簇玉田煙尤
爲公所嘆賞顧謂座客曰諸公所作固佳如奚生蘊藉
風流別有寄託未免推倒一時豪傑矣座客唯唯竊謝
不及醺罷公以諸詩付姪兒甲乙姪兒周覽一過亦拔
生詩獨冠一軍笑謂公曰此生的是金華殿中人安有
吐屬名雋如此而長貧賤者公亦微笑首肯自是憫生

窮困不時助以膏火陰有東牀之意以凡事皆與於夫
人不敢遽宣於口意俟奚生科名小就再議姁兒雅窺
公意亦殊以爲不謬故每公欲周濟生時必慫慂而贊
成之公幼子年十三方攻舉業苦無良師欲延奚生課
讀而嫌其年太少商之姁兒姁兒笑曰昔項橐七歲爲
聖人師奚生長於項橐多多矣况吾弟非聖人比乎有
何不可公笑曰諾遂延奚生課其幼子初姁兒第知生
才而未見其貌家塾在適園外西偏姁兒繡樓傍適園
東角生課讀之暇恒攜公子來園閒眺姁兒自樓窗窺

之見生儀容俊偉舉止不俗心益喜生固早耳姁兒才貌雙絕又聞其評詩及愆愆之言竊幸此身得一知己我不可以負之又念一寒至此豈能妄覲繫援繼又嘆曰此生不娶姁兒當終鰥耳有志者事竟成彼劉文叔豈非人哉同邑大冢宰某公與公同年登第權勢赫赫震耀朝野公鄙其爲人交殊淡薄其子某甲以蔭典得指揮千戶家居假父勢魚肉鄉里人多側目甲以喪偶託媒求姁兒爲繼室公雅不欲商之夫人夫人歆其富貴極口允諾公爭之曰甲雖一時富貴其所行事恐終

難免於禍夫人怒曰甲與汝無仇可得信口詛咒且姪
兒日長似此門第錯過更許誰耶公曰奚生年少多才
定不久於貧賤吾意欲將姪兒妻之可乎夫人唾其面
曰汝慎也耶將愛女給乞丐豈不畏顯者笑耶吾志已
決汝休饒舌遂將姪兒許字某甲以公有欲妻奚生之
說恐留奚生有礙女聲名翌日遂辭奚生去公無可如
何惟有垂頭浩嘆而已奚生既辭公出仍主孀姑家知
姪兒已字某甲頓舐所望鎖日喃喃嚙語如失魂魄眠
食俱廢殆固無子將依甥以終見生病狀殊切憂慮不

時就問所苦生日加劇自恐不起遂將病源備告妗氏
且謂此生不一見妗兒死不瞑目妗慰之曰兒勿妄想
彼既字某甲並世簪纓豈復垂念寒賤以甥才華何患
不發跡他日苟得志又何患無美婦人哉生搖首曰妗
言非也妗兒我知己非世俗巾幗可比彼若知兒病必
蒙垂憫但苦無人爲通消息耳妗兒之乳母王媼與妗
比隣素甚契洽聞生病間來省問妗不得已以生所語
告媼媼嘆曰以汝家郎君配我家小娘子大好事偏夫
人憤憤貪富貴許某公子以鳳偶鷄誠可惜妗不知我

家小娘子亦非尋常人物此段因緣甚非所樂容老婦
見時試以郎君言西之倘蒙垂憫未可知然不敢必也
可慰郎君勿自苦老婦自有以報命矧稱謝堅託而別
姪兒知奚生因已辭去心殊不忍又知夫人已將已許
某甲爲繼室稔知甲固執袴惡少自念終身失所託意
忽忽不樂某甲喜聘姪兒早誕其美以中饋需人爲詞
親迎之期甚迫委禽納采備極豐腆夫人大喜日督趣
姪兒檢點粧奩姪兒本係愛女一言一笑皆能博堂上
歡近忽神情懶惰日復一日漸難揜持夫人頗深詫異

乃命之曰男婚女嫁人之大倫也我爲汝擇配不易今幸許某公子此邑中第一等大紳士其父氣焰炙手可熱朝廷嚮用方殷指日可望故卜不似汝父老不長進但圖逸樂遽爾乞休卽論某公子家道豈止百萬汝嫁去便督家政一呼百諾似此大富貴何尙鬱々不樂耶若難捨我二老幸在同邑時可見面爲汝計當無不樂也汝日來歡少愁多我殊不解豈需何衣物而赧於啟齒耶盍爲我言之姮兒不答再三研詰卒顰眉不發一語夫人無奈只得曲意諭慰而去他日姮兒晨起較遲

尙未曉粧侍兒爲具早膳愁却弗用蓬頭對鏡脉脉若
有所思王媼適至驚曰幾日未見娘子何忽清瘦若此
姁兒嘆曰我亦不解何忽若此但覺此心毫無生人之
樂古人有言憂能傷人我其不能久於人世矣奈何王
媼曲爲勸慰因笑謂曰可賀娘子喜期已近某公子是
吾邑第一等人家指日娘子過門榮華富貴享用不盡
不知老婦登門尙可望見顏色否也姁兒不待言畢卽
正色側身向壁怒容可掬王媼自知失言嘿坐移時又
問近日可否遊園園中有何花開曾作詩詞否作畫否

彈琴否。姮兒但搖頭不語。色稍霽。媼因言昨有某秀才攜一古琴。玉軫金徽。據稱是甚管夫人舊物。腹並有善畫馬之趙孟頫手刻多字。央老婦攜至貴宅求售。以其索價太昂。又恐損壞。難以賠償。故未將來。姮兒笑曰。婢無論如何。早晚能將來一看否。媼笑曰。可因稱妮走近。姮兒身旁。低聲笑曰。尙有一可笑事。請寬老婦罪。方敢陳說。願聞之否。姮兒笑曰。有何可笑事。婢試言之。或可破悶。決不汝罪。媼曰。可笑笑生的是。書癡不時自說。姮子是。渠知已不可負之。此生除却娘子。誓不他娶。前自

宅中辭出渠鎮日如失魂魄眠食俱廢看來難以醫治
渠言死不足惜及生不一見娘子斷不瞑目旁人多斥
其妄渠泣謂娘子非世俗巾幗可比若知渠病必蒙垂
憫但苦無人爲通消息老婦憐其癡而多情給其代爲
轉達天下竟有此種癡情之人不真令人發笑乎姁兒
聞之始則涕淚滿面繼則吞聲哽咽及聞贊其非世俗
巾幗可比却喜奚生真不愧知己平日一片垂憫奚生
熱心不覺一時感觸幾至放聲痛哭矣媼見姁兒此狀
果信奚生之言不謬少間姁兒啜泣已自以羅巾拭淚

媼復進曰奚生如此多情無怪娘子垂憫老婦明日薄暮送琴來卽暫屈奚生僞爲奚奴汚面易衣負琴而至藉使一見娘子可乎姮兒不語意似首肯媼會意少坐興辭姮兒曰姆須識之勿忘明日薄暮務將琴來切勿失信勞我盼望媼點首者再曰諾比歸具告奚生生霍然興曰我言何如娘子命我死且不敢辭何況奴乎日昃媼令奚生以土汚面衣以須捷授以琴負之而趨儼然奚奴由適園入媼先見姮兒問琴曾將來也未媼點首招奚生入奚生置琴几上見姮兒淡粧靚服病容滿

面而光采照人整折欲拜姮兒急止之命坐憐其爲已
不惜破衣垢面不禁雙淚承曉顧素性英爽尋卽收淚
笑謂生曰君之癡情妾已盡知之矣以君之才甯長貧
賤天下美人勝於妾者甚多何患不有嘉耦妾自知薄
命日來心緒惡劣慵如中酒病頗綿惓其不能久於人
世也必矣君幸努力自愛好自爲之何必抵死與人爭
鬪體哉生聽姮兒言淚下潄潄方欲有言忽侍兒報夫
人至姮兒大驚急匿生複室中自扶王媼出戶相迎夫
人問几上何來一琴姮兒謂是王媼將來求售者彼稱

是管夫人舊物兒尙未審定夫人命將宋錦駁解開就燭下諦審見金縷玉軫斷紋甚好又視其腹鐫隸書兩行云繫龍門兮無枝如玉軫兮冰絲與子期兮靜好偕百年兮友之旁行楷書署款云皇慶元年中秋天水子昂爲仲姬夫人銘於漚波館夫人贊曰銘字刻手俱好的是魏公舊物無疑魏公人品雖不免後人訾議然究不愧一代才人此物可留爲粧奩之助願吾兒他日能效魏公夫婦足矣顧謂王媼索價幾何我處付給媼笑曰諾夫人又與姬兒嘵嘵絮語久之始夫漏已初下宅

門前後盡鋪姁兒問王媼笑生在此將焉置之媼曰事已如此姁子不用憂慮可暫藏婢女房中老婦再伺隙攜出姁兒無奈只得命諸婢同伴已宿卽以婢房暫置笑生姁兒待侍女素寬諸婢樂爲之用凡事多不迴避時公冢子已由詞館晉大司成遠官京邸聞妹已字某甲心殊不慊素敦友愛又以妹係兩親愛女特遣妻杜氏歸爲妹料理嫁事杜本岐公的裔明察剛斷勝於男子到家數日見姁兒情狀心竊詫異又聞某甲所爲多不法亦甚腹非翁姑鹵莽錯配偶至姁兒處適笑生在

婢房開半窗外窺見杜至遽掩其窗杜眼明已瞥見之
嘿謂姁兒素讀書以節義自許何忽有此曖昧事殊切
驚疑姁兒素與杜極相得見杜至立身含笑杜執手慰
問近日眠食如何姁兒笑曰不過爾爾杜見王媪笑曰
我家小姑子好期在邇未免難捨兩大人膝下汝來作
伴解悶亦大好媪笑曰唯唯杜見房中圖書滿架案上
一帙恰是姁兒以烏絲闌手寫蠅頭小楷自選唐人樂
府內夾近作一首是擬李長吉宮娃歌並次原韻云捧
心一顧粉黛空先施要寵壓六宮凝脂中酒白玉暖鶯

兒教歌蝶拍板歡娛不足忘朝昏纖纖新月愁眉痕煙
彼一舸誰曾見好事誣同賦感甄滿溪香水枯春渚響
屨廊荒草鋪路不如老浣越中紗白頭不到吳中去杜
氏閱畢又信手一繙是張文昌節婦吟見通首丹黃起
四句密圈上二句旁評云旣知有夫似可不贈珠矣偏
贈珠以表其情可謂癡絕然不可不謂知已下二句旁
評云旣知有夫似可不接珠矣乃感其纏綿之意暫且
繫之可見人生不外一情雖節婦一時亦難忽然拒絕
亦以知已難得也中四句單圈旁評云四句湊泊無理

良人既非庸流尙貪與人絮語有愧羅敷多矣未二句
密圖旁評云頓有此耳馬到懸崖不得不勒然亦無可
奈何時也總評云此婦已嫁猶與外人殷殷通詞將置
良人於何地作者且以節字標目可見古人之恕嘗見
世有男才女貌往往限於門第而不能如願者處此境
地尤要確有把持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也司業此詩
大約有爲而言究不可以爲訓杜氏讀所擬近作並細
味評語見姁兒立論正大當不至於苟且因借以風之
曰適讀賢妹大作爲先施翻案極妙不知果有說乎姁

兒笑曰據春秋三傳國語先施本不知所終以有褻鴟
夷沈江之說後人便附會借鴟夷泛五湖矣卽洛神賦
而論不過陳思脫胎宋玉神女好色等賦偶爾遣興留
枕之說荒謬不經考阿甄與陳思年齒懸殊况魏文猜
忌異常陳思避嫌不暇敢賦感甄乎才人信口雌黃可
恨可畏然二人亦自有環可摘如先施果是范大夫妻
卽不當再事吳王阿甄旣爲袁婦卽不當再適曹氏大
抵女子須要守禮謹嚴稍失防檢卽不免後人唐突是
不可以不慎杜氏聽姮兒所論殊深欣佩因又謂賢妹

大作命意之旨既開命矣敢問所評節婦吟文昌以節許之名果能稱實乎姬兒笑曰此婦妙在多情而不肯失身守得身任便是守得節任曰然則古人所謂內言不出外言不入以此婦律之毋乃過乎曰此爲泛泛者言之也若彼此亦既觀止兩相慕悅外言無翼自能飛入內言無翼自能飛出大抵聲應氣求直如好友雖男女異體亦各忘形既占同心卽期聚首情之所鍾真如針芥相投固結莫解並非貪人欲之私賤等淫奔也卽有時情不能禁偶越範圍必須用力操持謹守分際所

夕覲面儼對大賓偶一失足男則狂且女則蕩婦老子云不見所欲則其心不亂是不可不慎而又慎也杜氏聽姁兒所言已窺大意不禁嘿嘿歎惋乃屏去侍女悄謂姁兒曰賢妹好期已近非愚嫂妄論兩大人擇婿未免太失檢察奈何姁兒聞之淚下如雨杜慰之曰賢妹不必傷感如可幹旋愚嫂必肯効力姁兒見杜氏直抉其隱嘿自驚異不覺紅暈兩頰益增悲哽杜曲爲勸慰笑曰愚嫂歸來俗冗紛糾家中房舍多未能到未審賢妹住屋共幾楹也姁兒謂卧房及婢女所居共八楹杜

氏故左右周覽信步至婢房前反手試舉其帷驀見奚生大驚回首問姁兒此何人也姁兒以杜前言有因意已罄悉底蘊當不媒蘖乃覲覲直答曰此奚生也並具告崖末且謂住此業經三日無隙可出如有苟且神明共殛惟嫂氏察之杜氏習聞奚生之才及詳度其儀容舉止的是不凡嘿嘆姁兒鑒賞有真又恐因羞致變乃慰之曰賢妹獨具特識如欲締逌好久留在此究非善策宜速爲計姁兒含羞答曰妹方寸已亂惟嫂所命杜知姁兒之意已決素稔王媼是姁兒心腹獨召媼至附

耳授計趣其速歸又正色謂奚生曰妾爲君事煞費經營君宜努力進取爲閨中人生色切勿有負奚生感泣再拜指天信誓漏初下杜計王媼已將車至預遣去適園紀綱人等悉召姁兒身旁媼婢至已房中命姁兒結束略帶金珠釵飾由適園與奚生偕遁姁兒故有四婢長名木難年十四目聽眉語素解主人意亦命俱去又以千金付王媼留爲二人食用之貲杜一一處分已攜姁兒手叮嚀贈語姁兒揮淚檢衽再拜而別一時竟無一人知者漏二下杜命稽察門戶嚴加緝鍵漏三下忽

報姪兒住房火起俄傾烈焰熾天舉室驚惶羣爭撲滅而八楹已成灰燼幸閒架不與他屋毗連尙未延燒別院惟姪兒未曾拯出木難屍亦俱燬公與夫人悲慟欲絕杜氏再三勸慰乃已某甲方準備親迎忽得此信大失所望日惟沈溺勾欄藉以排解亾何而東樓之禍作矣初某甲藉父勢在鄉無惡不作會直指使者巡方過此叩馬鳴冤者數百人直指素有包老之稱閱詞大怒據實一一封章入告並劾其父納賄鬻爵數條確有左証朝廷震怒卽日降旨削其父子爵遠戍煙瘴充軍沿

途不得逗留所有家產一概籍沒入官某甲在路惡創
潰發尋斃冢宰公老年慟子兼以跋涉勞頓未幾亦殞
一家竟無噍類矣姪兒旣偕奚生出亡自攜木難與王
媼在窮鄉買屋一所竹籬茅舍荆布自甘王媼僞稱爲
甥女見者但詫其美而不知其爲女公子也奚生仍居
姪氏家偶來與姪兒相見親如兄弟敬如朋友一言不
敢狎褻以感姪兒知已惟恐有負下帷攻苦連戰俱捷
廷試得館選授翰林院編修乞假回籍完姻是科主試
官六人公冢子已晉少宰預焉以與奚生同里謁見時

倍覺親洽聞公舊有東牀意未免振觸同懷之情悼念
匹妹薄命慘死又念某冢宰父子如此結局妹若在更
難爲情反以早死爲幸當奚生旋里少宰託帶家書中
盛誇奚生才品俱優自慶得人且屬公爲之留意執柯
姪兒自奚生計偕北上日閉門焚香鼓所購管夫人舊
琴聊以消遣間或教木難下棋或遇花開時對花寫畫
數筆或作詩填詞以抒懷抱一日讀老杜佳人五古一
篇反復披吟不勝感慨因次韻詠懷並憶嫂氏杜少薇
夫人云涓涓澗底泉曲流戀山谷翩翩枝頭鳥迴翔擇

林木我生丁不辰入險勝遭戮縈繳巧相伺飛土嗟逐
肉賴得嫂氏賢明察幽隱燭翼我出網羅璞守無瑕玉
巖居等寄巢戢羽暫栖宿不寐思兩親掩袂吞聲哭我
心盟白水肯污濁泥濁嘯歌聊自娛不隘一椽屋課婢
時種花笑摘香滿掬平生兒女淚羞灑瀟湘竹脫槁復
自諷玩頗自得意忽王媼與木難從外聯袂趨入笑稱
賀喜謂頃始氏傳言奚生已授編修乞假歸娶不日可
到姪兒聞之心竊自賀及奚生歸先使人報知姪兒既
謁某公執禮甚恭袖出少牢家書公閱之不勝嘆息送

奚生出歸與夫人言及少宰家報意似怨夫人當日失計杜氏在旁聞之笑曰恭賀兩大人小姑固無恙今某甲家靡有了遣正好鸞膠重續請勿嗟怨公與夫人相視愕眙杜笑言當日火災故已所爲乃備述覩縷公與夫人大喜先迎姪兒歸風示奚生遣媒納聘涓日合卺如禮

里蔡子曰聊齋有云天生佳麗將以之報名賢而世俗王公偏留以贈純袴千古一轍牢不可破良可浩嘆奚生密邇佳人親敬不敢狎褻卽此一節不愧名賢少宰

贊其才品俱優信非溢譽姍姍材藝無不擅長讀詩兩
首窺豹一斑偶爾發言亦皆入妙誠閨閣翹楚之尤某
公擇壻非不知破格求才惜爲閩內所持幾至名花墮
溷幸杜少薇夫人智能應變卒使淑女君子得遂好逑
隻手回天不露聲色其籌畫盡善卽方之古押衙何多
讓哉

附錄

宮娃歌

李賀

蠟光高懸照紗空花房夜搗紅守宮象口吹香氍毹

暖七星挂城聞漏板寒入罌罍殿影昏彩鸞簾額春
霜痕啼蛄弔月鈎欄下屈膝銅鋪鎖阿甄夢入家門
上沙渚天河落處長洲路願君光明如太陽放妾騎
魚撇波去

節婦吟

寄東平李
司空師道

張籍

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
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
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
嫁時

容齋隨筆籍在他鎮幕府鄆帥李師道又以書
幣聘之籍却不納作此寄之徐太史俾謂按詞

意婉轉恐非節婦意也宜以
本事爲題則得風人之意

佳人

杜甫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歸草木
關中昔喪亂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
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夫婿輕薄兒新人已如玉
合昏尙知時鴛鴦不獨宿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還牽蘿補茅屋
摘花不揮髮采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太史鬼求代

京師某太史情重前魚終歲不御妻妾但狎優伶嘗有
友招飲忽遭優伶所戲侮爲坐客姍笑羞忿自經其鬼
求代初正陽門外某生遠遊其妻獨居家小阜妻兄弟
素無賴時來稱貧妻頗厭之恒不能遂其所欲一日弟
乙以有急又來求姊會姊往親戚家待至薄暮甫歸廁
身暗陬窺姊下車身後隨一美少年相將入房大駭以
姊有所私心殊恥其所爲繼思藉此有所挾計亦得爰
潛身躡足入伏窗窺姊坐燈下面頻蹙若有憂色少年
偎姊身旁低聲耳語隱不可辨姊危坐自若少年或左

之或右之或長揖而跽懇之醜態百出無何更鼓二報
少年似益急迫跽懇益數姊意似首肯起拭淚至案前
挑燈啟鏡奩薄加脂粉轉身坐榻上小聲嚶嚶啜泣少
年頻爲拭面而殷情之便見姊起身解帶挂梁上少年
不禁狂喜或拊掌或踊足或伏地雀啄笑容可掬乙莫
喻其故旣見姊上榻向外跪少年笑援梁上帶授之姊
引帶納項下意將投繯乙駭甚始悟少年非人係縊鬼
之求代者乃大聲疾呼有鬼時甫二更市上行人尙衆
聞聲畢至佐乙破扉入房乙急解其繯放姊卧榻上意

甚癡嘿不一語灌以薑湯頓蘇而市人至者益夥屋狹鬼皇遽不得出側身引避形嵌壁上宛然寫照有識者諦視之詫曰是某太史也僉稱怪事太史家聞之爭來濯洗竟不能去急延僧諷誦經懺日以法水祓除匝月方滅其跡後某生歸詰妻前事則曰自君之出意忽忽如有所失他日自某家歸覺耳畔有人極稱生愁不如死樂不覺心動入其殼中實其時身亦不能自主也某生夫婦從此德乙有無遂常相通云

里藥子曰往予遊京師友人招飲座客無不各召歌童

侑酒否則卽不合時宜舉座皆爲不歡而歌童聞召卽至者主人意氣洋洋如膺九錫脫有再二候之不至者座客輒冷語相誚主人顏色慘沮坐立不安觀其盼望情切直不減于秀才望榜惡習相沿牢不可破真爲咄咄怪事至若太史爲優伶死尤爲絕無僅有可補情史之缺予嘗謂烈士殉名蕩子殉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古今忠孝節義皆不外一情字但恐人誤用其情耳以堂堂太史屏妻妾而割骨肉之愛昵優伶而乖陰陽之和下流忌反已屬有玷清班而一遭戲侮卽不惜以身

殉之亦何性命鴻毛乃爾耶乃生既包羞死猶無賴以
求代故幾波及無辜婦女卒至壁上留形萬目攢視互
相傳述以爲笑談幸菩薩有靈法水洗垢不然光天化
日之下千古遺此奇蹟豈不於貳負之臣外又添一話
柄也哉

柯壽鞠

柯壽鞠字丹慈廣陵樂工女也其大母八十誕辰夢女
冠持贈丹菊一枝爲壽翌辰女生遂以名之髫髻失怙
恃叔無賴鬻入勾欄中六七歲聞人誦詩竊愛之見女

士卽求指授一聽了了十歲初度日占一絕云巖控青
鸞下碧空十年塵夢墮西風此生不作韓樞密願抱秋
心老蕊宮一時傳誦僉謂是兒命薄心高恐非佳兆及
長美而俠富兒大賈爭以纏頭媚之輒時分濟寒畯年
二十自以千金脫籍私謂狎客某甲曰兒齒日漸增矣
浮沈風塵中終無了局頻年私積不下十萬金頗可自
給願乘色未衰擇一才貌俱優可同白首者託以終身
君閱人多矣煩留心物色倘當意不吝謝也甲笑曰諾
容徐圖之有山陰陶公子者少年俊美薄遊廣陵豔女

之名兼利其貲賂甲求爲說合時女已獨居謝客甲特
往述公子嚮慕意並盛誇其門第才貌女命導公子至
相而後可旣至果一見目成兩心相許公子言妻病瘵
頻年死在旦夕雖暫屈遣室一俟中饋虛人卽當正位
甲居中慫恿女喜遂訂割臂之盟定情後兩情繾綣誓
同生死居無何公子告女將如京師納貲求官問何官
之求曰倅丞可耳問何不求守牧曰固所願也奈貲不
足何問所繼幾何曰五千金足矣女笑曰此亦甚易辦
妾當足成之奈何甘就冷宦公子大悅筮日女爲治任

祖餞出五千金付公子趣速經營早去早歸免妾久盼
公子唯唯訂期珍重而別逾期公子不至女問某甲但
飾語支吾及堅詰不已甲乃實告公子固攜金遁歸鄉
里入京求官皆屬誑語且其妻悍妬亦不敢納妾媵女
知爲公子所賺殊不恚憤笑謂甲曰妾初見若言大氣
浮固慮少年輕薄不可終恃今果然也因詳問公子里
居第宅自買太平鉅觔攜媼婢五六人徑如山陰僦屋
而居與公子望衡對宇戒衆勿泄聞公子母壽辰賀客
盈門女華粧命輿往公子方肅賓在堂驟見女至大驚

失色衆客不知誰何睹女容光煥發訝爲天人凜然不敢正視女適向衆客襖衽致詞曰妾廣陵樂工女柯壽鞠也諸公非公子族黨亦必貴戚妾有微忱願爲諸公陳之可乎僉曰願聞女遂備述公子賺已始末已乃指公子而數之曰始妾以若貴家子必知自愛故遽以終身相託不虞輕薄兒居心醜惡但誕妾賣笑金巧設騙局自以爲得計不知妾賣笑金固用之不竭特笑若太器小無福以消受之耳公子聞之汗流滿面惶愧俯首默無一詞衆客爲之緩頰並好言撫慰願共爲調停令

公子謝過仍踐前盟女謝曰諸公休矣此等齷齪兒妾
誓不與相見今所以不憚勞苦千里而來者誠以若今
日可負妾異日負君負親負妻負友亦何不可故特將
若爲人暴告諸公俾各慎與交遊勿受其詐耳衆以女
語言爽決知不可挽因謂公子所攜歸五千金當如數
返璧女笑曰此尤細事若重利輕義妾則不然今旣爲
若所賺直如當日纏頭少博此妾妾耳况妾平日調濟
窮困浪擲何止倍蓰若旣愛之亦第蹴爾與之以大快
其欲可也妾去矣遂別衆從容上與登舟而去公子面

如死灰衆相對歎息但姍謂公子薄倖而已女旋廣陵
幡然變計曰一誤不可再誤今必得一中年名士之在
官者而事之且非續娶不可會淮安府教授周廣文五
十喪偶遣媒求爲繼室女夙耳周固名士欣然許之嫁
後琴瑟甚敦越歲生一子周益嬖之前室固有二子嘗
與女言冷官多子慮垂老無以資俯育女曰奈何周曰
老夫固善鴟夷術向苦無資聞卿多私蓄若假我權子
母不患不得什伯息也女曰業夫妻矣曷不早言妾物
卽君物但揮霍耳何假爲遂傾箱罄出所蓄十萬金付

之周得金罷官業鹺不三年得子金二十萬卽罷所業
肆筵設席延女上座自捧卮以獻曰賴卿母金得少弋
獲子孫不憂凍餒皆卿之賜雖然卿出身平康無不知
者僕縱疎狂亦不合儼然聘爲繼配卽僕自願之其如
天下後世口實何女曰妾從君生子已扶牀矣何忽出
此言豈疇昔申旦之誓非君意耶周曰良有之向以聞
卿所蓄甚富姑妄言之藉可運籌生色一洗寒酸今幸
如願卿之母金當仍歸趙並酬以什一之息我有旨蓄
亦以禦冬老夫髦矣卿近中年獨處鰥居兩足存活自

今以往請永與卿訣矣女曰訣則訣矣妾所生雛將焉置之曰卿如難割愛將雛俱去可耳女曰諾卽日攜子挾金仍旋廣陵乃鳩工庀材大治第宅購良田沃產擇老成紀綱司之每歲出納躬自會計日益饒富不惜厚俸聘延名師以課其子子十四歲周歿女賁重賻攜子斷齋臨弔周之二子拒之不許入門慟哭而返或謂女十歲時所爲詩終成讖語所謂心高命薄者非耶自以鬱鬱不樂四十歲後改號瘦菊老人然風骨珊珊雖當中年望之猶如二十許人

里雍子曰女謂一誤不可再誤若陶之言大氣浮少年
輕薄不可託以終身猶在女之意中至周之爲人儼然
名士齒已中年名稱繼配女之惴然變計亦殊斟酌盡
善矣况琴瑟在御子已扶牀我物卽君物聽君揮霍豈
尙有意外變歟不謂一洗寒酸頓思決絕始知疇昔申
旦之誓不過藉爲漁利之媒一旦如願還金遽促攜雛
俱去似周之叵測無情誠非女所及料也而乃哢哢致
辨強以天下後世口實爲詞然則陶聞女言始終愧不
一語似天良尙未喪盡周則巧言顏厚口給禦人真可

謂老而無恥矣世之所謂名士者固如是耶

伊莘農相國言

伊莘農相國言人生枯菴升沈或由福而禍或由禍而福皆有定數殊難逆料不見予年五十猶于滇省節署堂皇西偏枯坐胡牀仰屋默數木椽方輒時耶客請其說曰余初銓除雲南通判因公望吏議去官窮滯不得回旗欲謁撫軍求諭寅宋湊贐資斧司閹者以絀誤廢員斥不與通懇告再三始領之令少待但見大小吏分隊晉謁白事司閹者次第傳命司道也入司道也出府

廳也入府廳也出州縣也入州縣也出佐貳也入佐貳也出武弁也入武弁也出意以爲常及已也時日瀕晡忽聞司閫者大聲言曰撫軍今日接見屬吏一一處分公事爲時久甚矣憊閑人毋得干黷爾且退期以詰朝相見予次且徒步歸凡往返三日皆如之惟日於節署堂皇西偏支胡牀屏息枯坐一無所事始仰屋默數堂皇自西訖東木椽若干繼默數椽上承塵方軌若干目諦心識順算逆覆周而復始藉攻沈悶旣撫軍但語郡守爲道地僅共斂白金百兩爲贐而撫軍固終未之得

見也慎省去京師萬里途長貲短可奈何計惟暫置妻孥子身入都向親友稱貸再事區畫不謂都中親友見予免官歸相率避道無一存問故事旗員因公去官例許請覲有舊胥謂予曰君固若此盍援例請覲倘沐

曠典未可知如言蒐腰纏僅存所贖金三十兩罄付作孤注得具文上請時 朝廷方屢念滇中苗疆事宜以予從滇來特 召見垂問苗情予謹據實條陳奏對稱旨 上意嘉悅敕以原官仍回滇視事親友聞予復官漸有來慶賀者及 陛辭遙發旋奉 命起擢郡守親

友來者愈衆不惟慶賀有推薦紀綱者矣有餽餉食物者矣且有不向稱貸而殷殷嘉惠程幣惟恐拒而不受者矣予迫於朝命不敢濡滯甫出都門便奉詔簡授監司並諭兼程馳驛赴任既抵滇省妻孥相見彼此慰藉恍疑夢中卽日遵典禮謁撫軍前司閹者見余至亟趨前罄折起居言笑和悅不似前氣象愁慘比將命入撫軍卽傳命曰請相見之下吉詞獎慶備極謙寵見余着監司冠服訝曰君尙不知耶昨已奉詔特命君陳臬滇中君尙不知而猶着此耶命左右速爲具

按察冠服就於節署更易兩年之間由滇臬游轉布政
坐遷巡撫受命之日恭詣節署堂皇焚香設案望
闕九拜謝恩接納印綬畢忽仰見堂皇西偏屋椽方
輒歷歷在目因憶昔支胡牀枯坐其下三日往返欲求
一望見撫軍顏色而不可得其時犬馬齒已迫曰艾固
不料當日求見不得之撫軍甫兩易寒暑竟儼然及身
起而代之也予方木立神遯冥追默愾忽予聞人來報
凡滇省大小屬吏咸臨宇下待命謁賀予次第接見猶
是司道也入司道也出府廳也入府廳也出州縣也入

州縣也出佐貳也入佐貳也出武弁也入武弁也出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撫今追昔惶愧惶愧予接見各吏既畢迺進司閤者而戒之曰爾曹識之自今以往但有來謁者必將命爾曹務接以和悅切勿以愁慘之氣象相加慎毋令堂皇西偏再有人枯坐胡牀求見不得徒勞其仰屋默數木椽若干方輒若干也相國名伊里布滿陽人罷相後嘗爲人言之

里乘子曰往予讀國策漢書觀蘇季子朱翁子已事未嘗不感慨太息今聞相國所云然是鼎有足矣人生世

上勢利富貴蓋可忽乎哉

圓光二則

梅生四川人久客皖江思鄉甚切嘗館六安州幕中會署有術士願爲作法先令盡量酣飲而以戒衆勿驚自坐生榻前駢二指自畫左掌心中喃喃誦咒呼十二歲識字童子諦視之少選童子曰掌中放光圓明如鏡矣又曰鏡中現館舍梅生卧榻上矣又曰梅生興矣出門矣方渡于水之涯矣旋陟于山之巔矣升峻嶺矣履坦途矣抵屋一所登門矣升堂矣入室矣怪哉怪哉室

中一少婦憑几握管作書梅生竟笑倚其傍且拊其鬢而玩其字矣術士曰是次汝第諦視所書云何童子一日誦術士另紙筆之蓋其婦方作寄夫書也須臾書畢婦緘疊完好童子以語術士術士曰先生不可久留矣復駢指畫其掌仍令童子視之則曰梅生出室矣出門矣由坦途而峻嶺矣又陟山而渡水矣猶是入館舍而上榻矣童子之言甫畢梅生遽從榻上欠伸起竟體大汗如雨拭目歎曰奇哉幻夢乎術士叩其夢中所歷與童子所言相符因笑而謂之曰此真境固非幻夢君

如不信俟夫人家報至自知未幾生妻家書至驗之果與生夢中所見並童子口誦而術士筆之者無少異後生歸與妻話及此事妻訝曰方妾作書時恍惚髻邊有物作祟固不虞是老奴作此狡獪伎倆也相與粲然一笑

里藥子曰宋魯應龍括異志載三山曾陟嘗館於陳氏七載音信不通夏月青衿俱歇獨處一室有道人自吳山來謂曰子思鄉之切何不少歸陟曰水陸三千里幾時得到道人剪紙爲馬令合眼上馬以水嚙之其疾如

風祝曰汝歸不可久留須臾到家門戶如舊妻令入浴
易新衣陟曰我便去妻曰才歸便去何不念父母妻子
乎陟便上馬而行所騎馬足驚折蹄乃身在書館中隨
身衣服皆新製者道人亦不見惟留一藥籃中有一詩
云一騎如龍送客歸銀鬃綠耳步相隨佳人未許輕分
別不是仙翁那得知此事與梅生差相類然以身騎紙
馬而歸較夢中不更爲神異乎

又

杭州沈公子世居吳山之西食舊德擁厚資豐衣美饌

粥粥羣雉顧非心之所好惟餘桃斷袖嗜而溺之少美
儀容生性徇通喜涉獵圖史嘗獨居齋中左右給役皆
二八變童有鮑婉奴蔣霞煥者色尤姣好龍信倍隆家
藏祖遺夜光珠一顆面面圓勻大如雀卵誠爲希世之
珍最所寶貴綴于角巾黑夜光照一室不肯輕以示人
會殘暑初退天氣晚涼夜脫巾度上中案頭晨與求之
已亡齋故在花園中不許外人關人意必兩童之所竊
攘詵之堅不肯承鞭之各負重傷與兩童約速爲覓獲
伺合浦不還則蟻命難活紹興俞仲華茂才萬春素請

圓光之技某甲見兩童鞭扑之慘特造俞告其事謂君術妙圖澄曷不一試俞不肯甲勸之曰我非爲公子失珠所顧是非立見庶免波及無辜果是兩童則已否則亦可爲辨其誣俾性命得全功勝合尖浮圖也俞固好善惻然心動乃諾之甲喜趨告公子禮延俞至命備黃紙十二張駢指作劍訣書勅勒其上口默誦咒焚投地上選十二歲以內童子十餘人環視之俞戒之曰爾曹第有所見據實以報勿得妄言事畢各予厚賞不吝少間羣兒報稱地現鏡光圓如釜口鏡中現花園園中池

亭花木竹石魚鳥闌干果恩簾幙及齋中几榻圖書鼎
彝之屬一一畢具則見公子着羅衫首戴綴珠角巾至
齋中兩童從其後公子脫衫冒櫛上着短衫據案觀書
兩僮或燃燭或淪茗或進瓜果菱藕或拳背按摩揮扇
驅蚊展衾拂簟公子欠伸起自私手除角巾置案頭解
衣脫襪上榻卧兩童安置虎子壓幙剔燈聯背拽門而
去俞問兩童去後角巾尙在案頭乎曰然俞曰是非正
在此刻矣爾曹須用心觀之俄羣兒又報稱園中荷池
花葉紛披中忽立一白髯老者四顧而嗤何也俞曰是

必有異須再用心觀之忽聞羣兒驚曰噫是何怪也老者上岸則人首而蛇身也由岸而升階伏窗櫺而內窺矣徑由窗櫺入至榻前揭幙笑向公子矣回身至案前顧角巾而笑以口銜珠仍從窗櫺出下階蜿蜒入池獄遁不見矣俞大笑曰得之矣斯時簾外簾內觀者百數十人聞羣兒所言僉咄咄稱怪且同聲贊俞曰先生真神術哉微先生則屈煞兩童矣公子疑信參半命以車涸池水果見角巾在焉巾則猶是也而珠已化爲鳥有矣蓋池舊有蛇妖以珠爲寶物而襲取去也噫失物顧

可妄誣人哉

里蔡子曰晉宋藝術傳載石勒將擒劉曜佛圖澄令一童子絜齋七日取麻油合胭脂躬自研于掌中舉手示童子粲然有輝童子驚曰軍馬甚衆見一人長大白皙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卽曜也錢竹汀先生大昕謂卽近日圓光之術蓋本於此

楚北王某

楚北王某性豪而黠家固不封常與人緩急相通輒貸此償彼不爽所約西隣富翁某素貪且吝極有心計王

欲貸其貲貿易恐不見諾而思有以賺之會歲將暮慮人索逋以婦翁家頗小康特詣稱貸百金約歲周歸還並加什一之利婦翁知王不失信如數予之王以百金兌錢不待索逋者登門一律先期償訖尙餘錢數十千市布帛爲妻孥製衣裳煥然一新富翁心果生疑謂王每歲暮索逋者踵相接今不待剝啄一律先期償訖且爲合家細弱製衣裳煥然一新何其綽綽有餘裕也得勿掘發窖藏耶旣屆除夕聽王宅爆竹聲震耳不絕潛往偵察見王門已開心益疑之謂除夕迎神類皆重門

洞開今反閉之何詭秘乃爾也王宅故湫隘門內卽是
堂皇竊側目從門隙內窺但見堂上燈燭輝煌家人嘻
嘻笑語甚歡几上纍纍堆積朱提大小不下數百鉅黔
計何止盈萬不勝賦羨益信掘發窖藏無疑因念王本
實人子一旦幸邀天貺暴獲鉅貲足徵時運亨泰倘與
合夥貿易利當倍蓰卽什伯千萬不難也獻歲特諏吉
日折柬獨招王飲肆筵設席極其豐腆酒酣笑飮王曰
賀君得鉅貲能以奇零貸我否王蹙然曰小子守命安
貧君所知也何得鉅貲富翁笑附王耳小語曰君購他

人可不必瞞我我知之稔矣尙何虞詐爲也王力辨其
無富翁曰君不願貸我我却願貸君今請以五千金付
君同爲貿易君願之乎王搖首固辭曰小子赤貧受君
重貲倘有折閱其何以報不敢從命富翁曰如獲利彼
此均之如有折閱誓不責償何如說之至再王始首肯
富翁乃慨以五千金相付王賁至江西見菜油滿市爰
傾囊購歸是秋楚北菜油翔貴獲利數倍富翁大喜仍
以母子金盡付王聽其籌運往無不利不十年累貲百
萬彼此均之至今兩家子孫猶稱素封焉富翁嘗自鳴

得意爲王備述疇昔除夕偵察一事謂君至黠乃竟爲
我所賺王笑曰微君言亦將明告疇昔几上纍纍堆積
阿堵物固是錫箔黏成計君倘來窺姑以相銜竊冀一
垂涎卽藉以餌之果賴得君貲致有今日誠如君言非
君賺我實我賺君矣不然家無儋石儲縱說如蘇張君
亦安肯慨以重貲相付乎富翁聞之始恍然如夢初覺
乃前席笑拍王肩戲詆之曰我自謂頗有心計不圖竟
爲君所賺促狹兒何其譎也兩人相視粲然一笑遂訂
爲莫逆交云

愛兒

舒城田舍翁某年四十生一女名愛兒以中年所出其珍愛之爰字於同里之農家子謂相距密邇便於往返亡何翁妻卒女才十齡卽育於嫂氏以慈穉貪於嬉戲嫂甚厭惡之往往相對惡謔並以語恐之曰若已十齡不爲嬰媿尙自儻倅好弄聞若增與若齒相若其勢已甚偉將來齒日增更不知何若日後若嫁去吾甚爲若危之看若猶能嬉戲否嫂平居與女相對輒道及此以謔語出之或有時又以莊語出之甚至故作顰蹙狀若

以爲是真爲女雇慮也者愛兒聞之既熟甚以爲懼不
數年女已及笄往嫁有日嫂猶時以爲言愛兒默自計
曰誠如嫂言吾命休矣奈何又自幸距家不遠脫有危
姑遁歸再作計較未幾桃夭期屆冰人在門綵輿將發
嫂固不喜愛兒今當吉期故以不祥之語咒之便孽女
手佯爲悲泣而送之曰阿姑須珍重自衛但願人言不
實則我與若相見猶有日假使其言不謬若此一去吾
將見若出而不能再見若入也嗚乎傷哉嗚呼哀哉愛
兒聞之甚感嫂氏之多情倍益恆法是夕合卺後舉賓

既散新郎雖農家子年裁弱冠亦甚溫存腴腴至夜將
闌乃低聲促女曰寒夜難耐與卿睡休愛兒正懷疑懼
忽聞此言如九天之發霹靂不覺震驚汗流浹背低首
面壁默不敢聲少選新郎又前牽女袂再四敦迫愛兒
計不能免不得已解衣入幃新硯初試其利可知愛兒
謹誌嫂言深自防衛才一着體已自難禦益信嫂言有
徵抵死支拒不使遽盡其器而新郎慾焰正熾勢難中
止女不得已給之曰爾我夫婦爲日正長奴今適有小
恙一俟全愈惟君所欲斷不敢再事推却以逆君意新

郎聞而憐之遂爲罷戰女喜獲免竊慶再生伺新郎睡
熟託以洩溺潛開後門將竄歸謀之嫂氏轉達於翁願
長侍膝下沒齒不嫁以全性命天明農家子醒意女嫂
溺呼之不應急着衣起覘之間其無人驚呼家人皆興
知開後門竄走急遣人往翁家問之云昨方吉期何得
遽歸彼此驚訝難測其繇惟嫂氏心知有異嘿笑不言
是夜大雪盈尺共遵其雪跡尋之道旁故有一智井羣
議暮夜獨行雪光迷炫保毋失足墮落乃縋一人下井
窺視果有一屍大駭意必是女拽起視之非女也乃僧

也顛頂劈裂血痕猶新眾人相覷益深駭愕知無隱匿
遂牽連而恕諸官窮極研訊卒無朕兆歷久膠轕不能
剖決越五年翁有族子至豫經紀路過一市忽見愛兒
在此當壚貰酒怪爲面似迫審良然默識其地歸以報
翁卽自馳往跡之女方在門首梳髮見翁至大驚翁前
持抱泣曰兒何至此累吾實甚女亦泣旣詰至此之由
女具告之蓋隨某乙來此貰酒營生頗稱小有翁佯爲
大喜俄頃乙至女使拜父居然稱翁壻焉情甚親昵問
訟事結未結以早結農家子已別娶多年今抱子矣乙

乃放心翁便諷女宜偕乙歸里女謀於乙乙以爲無事
遂治裝偕女歸翁旣到家卽密詣縣上狀遣隸拘乙至
訊得巔末其案乃結先是愛兒夜竄時雪迷失路墮簷
井中呼救某寺僧晨出募齋聞知女子大喜正將縋繩
下拽某乙故里中無賴夜博方畢過此見之遂與僧同
拽起悅女之色欲挾以私奔慮僧敗露乘其不意取扁
杖當踵力劈僧痛楚仆地乃拖入井中然後以言脅女
偕遁至河南竟成夫婦官乃斷以乙抵僧罪愛兒仍歸
原夫以嫂氏謬語起釁令批其頰以示薄懲人皆稱快

厥後嫂氏兩頰因撻成創終身膿腐臭不可通隣里鄙
其爲人都置不齒愛兒旣仍歸農家子夫婦重聚皆知
爲嫂氏所騙伉儷倍篤由此銜嫂入骨畢世不與通慶
弔

里蔡子曰婦人羣居謔浪笑傲殊足滋事況以之施於
髮才覆額之小女郎更難保其無意外之患愛兒之獄
實由嫂氏惡謔階厲猶幸轢轢五年不能剖決賴族子
無心路遇報翁賺歸殺人者抵疑獄頓雪可稱快事迨
至舊絃重續琴瑟永調追憶曠昔惡謔之言至是始悟

其妾銜嫂入骨永絕慶弔固其宜也觀嫂氏批頰成創
孽報顯然似此惡作劇生雖已慘受官刑竊恐死猶不
免下拔舌地獄也聞聞之可不互相警戒歟

變驛馬

倪次郊運同宰陝西興平縣時有吏來白養濟院某叟
病革顧謂同侶手足俱爲納履或謂汝足業已着履手
何須此叟曰否否緣平日受叅養恩一無報效今將變
驛馬圖報於來世非履何以馳驅耶爰手足俱爲縛以
瓷碗尋斃觀此凡受主人叅養恩者當及待酬報庶不

償禮於來世耳

廚媼

吾皖藩司書吏多金陵人飲食起居享過豪貴其儕日以酒食相徵逐道光丙申夏藩吏某甲家招集儕侶醵金爲撤蘭之會既斂錢付廚媼使市酒脯至肆雷雨大作電光輒燭媼衣袂媼駭甚急趨回家雷聲隨之隆隆然響震四壁僉謂媼有隱慝使速自暴白求神赦宥媼自念生平殊無甚作惡沈思久之乃赧顏謂衆曰頃身入月倉卒間取破憲書纏諸穢處得毋是耶衆聞而訶

曰是矣急命取出以淨水濯而焚之僉踞地代媼求神
恕其無知雷乃止後視筐中所斂錢皆爲雷火鎔成銅
丸稱錢之多寡以判丸之大小內惟二百繩穿無恙驗
之蓋西席某先生所出一分也

里藥子曰廚媼所爲悖繆已極雷所以不遽擊之者恕
其懵懂無知耳斂錢鎔爲銅丸惟西席某先生一分二
百文繩穿無恙其他阿堵物來歷可想卽此小事倉猝
間尙有甄別所以爲祥

元壇

世俗商賈所祀黑虎元壇稱趙大元帥其實非也神姓陳氏初當捕役相傳捕役至穿窬家類皆奉如貴官陳一日至穿窬某甲家時已二鼓甲慮無以款客家惟蓄一牝鷄因與妻謀詰旦將伸一臠之敬時抱卵方殷陳夜聞母鷄作人言訓其子曰吾命明日合休素受主人豢養恩鼎鑊所不敢辭惟念爾曹尙在哺乳未免不能忘懷此後爾曹須自慎重無事在家勿妄出門恐鷹抓狸攫致罹非命切記切記勿似我在日有所恃也諸雛一一諾之聲甚悽楚陳聞而憫之明發將行甲再三堅

留不可並戒毋得殺鷄千萬叮囑而別陳由此頓大悔
悟聞某寺長老高行往求皈依長老察其意誠因與陳
約必忍饑七日勺水不嚙並將各甕水擔滿方許摩頂
陳謹受教寺中僧衆數百人各甕水不下百石陳旣餓
七日將荷扁杖出而擔水忽見寺門外來一黑虎眈眈
相視陳叱曰我一切皆空豈畏啗者俟擔水畢施汝一
齋可也虎果掉頭去陳擔水畢出門將供虎食但見黑
虎復來帖耳搖尾馴若犬馬不似前其欲逐逐陳異之
因祝曰豈天賜我坐騎乎虎領之陳乃橫杖跨虎而去

世所塑像手持金鞭卽扁杖也

里藥子曰此陳祥浦爲陳西堂言者西堂爲予述之以其近似故筆之嗟乎一念之善頓悟大道當日不忍一穢遂致萬世血食徧天下可見聖賢仙佛皆同此好生之心也

邑人某甲

邑人某甲歲除無以爲計家僅存一舊竹榻妻使負往西村富翁家冀易升斗粟富翁愛其光如髹漆言定以斗米干錢易之會隣人來翁指以相示且鳴得意鄰人

冷笑曰君嘗自矜算無遺策然以有用之貲易此不時之物其計無乃太左尙何得意之有富翁素固嗇客果悔而反齒甲無奈負竹榻歸與妻言之且咒且泣相對計窮中夜俱投繯死翌日元旦鄰人祀祖甫畢忽見甲夫婦披髮喋血入門戟手指而詈曰我以物易錢米干汝甚事富翁已有成說爲汝一言所僨致我夫妻計窮賤於非命汝心安乎今已愬於冥府亦不令汝家泰然度歲也言訖直前相攫隣人駭絕倒地妻子趨扶牀上但見色如死灰以手撓心自責曰吾過矣吾過矣尋卒

無何妻亦病卒其子尙未成童家產盡爲匪人所賺後
竟不能成家矣

里藥子曰富翁素性吝嗇高興其偶然也鄰人如解事
迎機贊成固妙不則緘口不置一詞可也乃冷笑相誚
語直刺心彼吝嗇人間之焉得而不反齒嗟乎某甲當
計無所之之時甫得生機倏爾失望斯時鄰人試捫心
自問富翁因我反齒於人固有損矣於己復何益乎卒
致夫妻泣咒相對俱盡能不抱恨泉壤也哉先師孔子
有云君子成人之美文昌帝君陰騭文有云行時時之

方便積種種之陰功觀鄰人一言僨事亦何不成人美
不行方便乃爾耶其獲慘報也固宜

秦氏婦

姑蘇有秦與蔡二姓自祖以來合計在楚貿易後生業
日隆貲盈百萬鄉人蔣其羨而且嫉會秦有悍婦武斷
烈於鬚眉蔣因以甘言囚之唆與蔡氏割業分貲婦信
之遂構衅興訟不十年兩姓家業凋敗殆盡悍婦忽膺
奇疾矢從日出醫不能治未幾蔣患舌創中斷如割狂
叫一聲而逝是可爲聽信讒言及陰險構衅者戒此葛

菊人所言兩姓皆與菊人有瓜葛也

里藥子曰兩人奇疾足見冥罰之當

某媼

姑蘇洞庭山寡媼某氏每遇嫠婦必設法慫恿說其改
蘸已則從中漁利藉以餬口他日自蘇州城中執柯畢
趁舟旋家舟至中流忽雷雨大作雲霧模糊人不能自
見其掌須臾雨霽雷止徧稽舟中不見某媼羣甚訝之
既舟將泊岸聞蘆葦中有人呼救聲羣審其音疑是某
媼跡之果然但見泥塗徧體狼藉不成人形蓋天怒其

平日常敗人名節姑薄譴以示警也媼後卒改爲善不敢復爲馮婦矣此亦葛菊人言

里藥子曰此媼卒改爲善較勝馮婦向使薄譴而不知自警雷豈能終恕之哉天道許人自新省過者皆當以媼爲法

吳明府

山右吳明府咸之初以進士出爲縣令頗著政聲丁艱服闋選直隸新城縣令到任匝月薄暮見一人鹽笠布衫面目黧黑徘徊堂皇叱問誰何其人怒目答曰我蹤

跡到處今始得之不汝恕矣直前相撲吳大駭疾呼從
隸叱命縛之役隸問所縛何人吳怒讓之曰立堂皇者
爾曹豈不見耶羣謂不見有人吳知是鬼物大恐疾趨
入內其人亦尾其後手挈一棒長尺有半立吳左右自
是凡飲食時卽以棒橫截吳饌下滴水粒粟不能下咽
且曰汝昔以此物戕我命我今亦以此物還報之不亦
可乎吳憂懼成疾署中各友書房遷避幾徧皆不能免
有時瞰其人不在此側急索飲食甫入脣其人卽至罵曰
汝尙欲飲食求生耶以棒橫截如初尋以餓死或曰吳

初任時曾因贖以棒痛撻一人並絕其粒瘐死獄中一時冤之故其鬼來索償也然耶否耶有民社之責者覽之亦可自警吾友葛少莪司馬在吳幕中口所親睹同游灤中爲予言

里藥子曰或謂吳初在都中貸鄉人某萬金得官後攜其人至任約償其債旣以數甚鉅客欲負約遂謀構其人於法而潛令獄卒絕其粒竟致餓死果爾天良喪盡鬼卽以其道還治其身可謂冤冤相報絲毫不爽

陳司馬

紹興陳鑑仇爽卞急向爲直隸制軍司奏贖品學爲當
道所倚重族人有慶陞者以同知需次鑑爲游揚補官
後鑑亦納貲除大名同知尋以卓異受上考適慶陞任
滿例得遷擢時正定守出缺心頗覬覦恐鑑奪其席遂
造蜚語嗾言官劾之鑑以絳議停遷後訪知爲慶陞之
謀以恩施而得仇報恚憤而卒事既傳播自大府以及
寅屬僉不直慶陞遂以才具庸劣勒令休致回籍甫抵
家門卽謂左右云陳司馬同我一路來爾曹速洗掃廳
事小心款待左右問陳司馬何在曰已升階矣爾等豈

不見耶家人見其神情恍惚情知有異急扶至寢室但聞喃喃語謂陳司馬要我對質我去矣尋卒無何龍虎山天師牒至正定府城隍已補紹興陳鑑

里蔡子曰可見陰曹黜陟與陽世不殊鑑既真除冥官知慶陞亦必有應得之罪也然則伎刻者觀此不亦可廢然自反哉此亦陳西堂言

林遠村方伯

吾皖林遠村方伯之望賦性端方東躬嚴謹自言開藩甘肅時督師攻勦回匪驛館後有樓頗覺幽靜爰命櫺

從解裝其上夜漏三下甫就寢忽聞樓梯悉率有聲一
女子牽帷遽入走傍榻前含睇微笑妖豔異常粉香撲
鼻方伯知爲妖物將取牀頭寶劍擊之女子睨之笑曰
公何爲者而忍惡作劇耶方伯慮其爲祟急掣劍在手
女子却步搖手曰咄咄公勿惡作劇我去我去言訖猷
然不見後聞人言樓固有狐然方伯居此月餘亦竟不
敢再至矣

里藥子曰老子謂不見所欲則其心不亂吾謂見所欲
則其心尤不可亂左氏謂妖由人興彼妖物之來而能

如方伯之心不少亂雖妖物亦無如何矣諺有之曰色不迷人自迷凡見色而心輒亂者無不爲其所迷矣況妖也耶噫嘻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浙江學使署狐

太湖李南叔學士國杞視學浙中招予襄校試卷署有樓三楹李詩屏大令居其東予居其西樓上舊有狐仙往往聞履聲橐橐相處既久亦不以爲怪樓之右有定香亭四面環水繞岸徧栽修竹暑月同人納涼其中說笑談天嘯噓甚樂一日清晨聞樓上嚶嚶聚哭其聲甚

繁不解其故忽洮埽夫來言有物大於猫被犬噬斃亭
畔同入趨視知爲狐子恐其類遷怒修怨因共焚香致
祝謂犬無知有傷其類於人無與汝曹如欲雪憤但請
擇所噬之犬而自誅之可也越日果有一犬身受多傷
而殪先是西蜀卓海帆相國督學時豢西犬三十餘頭
以防穿窬同人夜話亭中狐每坐簷牙竊聽是夜人散
狐亦踴躍將歸不虞爲犬所戕云

里藥子曰曩在定香亭暑夜納涼同人以予年才弱冠
輒舉叢書所載鬼狐事相戲予所居官舍後樓西楹天

熱窗櫺盡除徧懸蝦鬚簾倏屆新秋暴雨初霽窗外梧
桐數株月影娟娟同人散後予歸就寢倚枕反側不能
成寐忽隱隱聞環珮聲見簾外一女子靚妝高髻徘徊
延佇旣以掌拍檻者三心知爲仙急攝神斂慮嘿嘿致
祝謂同人戲語究屬無稽鯁生雖愚詎敢唐突仙如有
靈伏惟亮察祝畢恍睹衣袂翩翩飄然而去至今思之
猶爲悚懼